

翠神 查小欣

甄子丹與黃百鳴鬧翻，原定今年開鏡的《葉問3》因而胎死腹中，導火線是黃百鳴要將兒子黃子恒，兩部《葉問》的原導演葉偉信格做監製，班底出現大變動，甄子丹為此堅拒接拍，惹怒黃百鳴兩個五年前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反目收場。

甄子丹黃百鳴鬧翻

黃百鳴五年前眼光獨到，起用星運平平的甄子丹主演《葉問》，結果電影大賣，口碑載道，叫好叫座，入行二十七年的甄子丹更獲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雖然落敗，卻成為搶手貨，片約如雪片飛來，片酬如海鮮價，有加無減，在香港電影市道仍然低迷的時候，他一口氣接了多部戲，成為宇宙最強。對於黃百鳴來說，他一手將甄子丹捧上事業高峰，是他恩人。

天言 楊天命

學生從書中找到中國史上最傳奇的智者諸葛亮的年生八字，送來叫我評評真偽，可惜天命對三國時代的認識，僅限於電視劇《三國》，故此不敢亂下斷語。不過，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發現網上流傳多個不同版本的諸葛亮八字，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自行找找，更有意思的，是有人朋友撰寫了一篇對比諸葛亮與周瑜的文章。

周瑜的不足

周瑜的不足，在於他太強而變得只懂知人而看不清自己，故此令他著着也輸給懂得觀照自己、胸襟廣闊的諸葛亮。我當然不反對這位朋友的觀點，同時更甚為欣賞這篇文章背後，教人珍惜幸福及善待自己的缺點及優點的好意，不過，我更認為諸葛亮比周瑜成功的地方，還包括他娶了一位史上著名的醜女黃氏。

琴台聚 彥火

感而發的，她剛從「流水線」的工廠下班，拖住疲憊的身軀，走上深夜的街道，仰視天上閃爍着微笑的星星，路旁受工業污染的病樹，不禁使她陷入深思。

「星星一定疲倦了」

星星一定疲倦了 幾千年過去 它們的旅行從不更改 小樹都病了 煙塵和單調使它們 失去了線條與色彩 一切我都感覺到了 悉著一種共同的節拍

請把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

這首詩寫得鏗鏘有力。這首詩寫給他一位「青年朋友」，指的是北島。

北島《一切》原詩如下：

一切都是命運 一切都是煙雲 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 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 一切苦難都沒有微笑 一切語言都是重複 一切死亡都是初逢 一切愛情都在心 一切往事都在夢中 一切希望都帶着註釋 一切信仰都帶着呻吟 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 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声



黑格爾 網上圖片

黑格爾的啟示

1806年10月30日，在被法國軍隊攻陷的東普魯士城市耶拿，黑格爾從住處的窗口向外張望，他看見法國統帥拿破崙騎着馬正從街上走過。幾天前，黑格爾將《精神現象學》的手稿剛剛寄走，戰事就開始了，他很擔心郵路是否仍然暢通，害怕自己的作品毀於戰火。正在焦急而後悔的黑格爾，此刻目不轉睛地望着拿破崙，腦海裡思緒萬千，他將這位法國人與自己最重要的哲學概念聯繫了起來。當天夜裡，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，他情不自禁地寫道：「我看見皇帝——這位世界精神——騎着馬出來巡視全城。看到這樣一個個體，他掌握着世界，主宰着世界，卻在眼前集中於一點，騎在馬背上，真令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。」

物都在自己的重大事件中關聯着世界精神，他們可以被視為英雄，因為他們不是從現行制度所認可的事物中取得其業績，而是聽從精神的召喚，他們的功績、事業和行動，貌似他們自己的作品，實則不然，他們不過在完成精神復原自身的使命，不過在履行歷史賦予的職責。而哲學的任務是什麼呢？哲學家又是什麼人呢？黑格爾說：「哲學是一種連續不斷的覺醒」，哲學從這樣的時刻出發，即當一個民族從自然生活的蒙昧中掙脫出來，當人的內心要求與外在規則產生裂痕，當共同的倫理生活面臨崩潰時，哲學思想就會出現，它要建立一個思想的王國來反抗周圍的世界。整天坐在書齋裡的哲學家，則是世界精神的「替現者」，他的思想和工作要幫助並加速絕對精神返回自身的歸程，他應該有擔當這個責任的自覺。

「低頭族」

自從手機可以上網，我們常常在街頭巷尾、酒樓茶室、社團集會、辦公室內看到一個個的「低頭族」。所謂「低頭族」，就是低頭看自己的手機電腦，不理其他。街上那些「低頭族」最危險。這些人可以過馬路不看紅綠燈，與人碰撞不說對不起，得意忘形，我行我素。由於精神集中在看手機上，很容易為街頭歹徒所乘，或被偷去銀包，或被搶去手袋。兩耳不聞窗外事，一心只看網上書。有人對我說，其實低頭族多數只是在玩網上遊戲。

6437

用阿拉伯數字做題目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其實，我早就在外國的雜誌上看過，而且每期都有，因為那是表示內容和一個數字有關的新知識。那麼數字6437出現在什麼雜誌？又代表什麼意思？那是在《三聯生活周刊》上看到的，不過不是最新的一期，而是三月份的。這個紅色數字後面還有兩個較小的數字，寫着「中國」兩個字。內容是說一家英國的航空公司，研製新型的發動機，就是港人說的引擎。這款新型發動機名叫「佩刀」，是航空史上最大的突破，因為它能夠推動飛機每小時飛行6437公里，也就是說用了這種引擎的飛機，從倫敦飛到北京，只需不到兩個小時。

《狂舞派》的眾聲喧嘩

阿花另一改變看法的契機，在於太極組到屋邨表演扇舞，以及到監獄教太極的兩場。黃修平的訊息清晰無誤：要擺脫誤解，必須借他的眼光作出反省，這正是針對追求夢想的藝術愛好者之最大盲點而發，也由此才可以走上成長之路。事實上，我覺得導演的核心關懷，其實是在 Rebecca 身上。因為阿花從從良身上得到的啟悟（由愛情到表演的靈感——加入皮影戲的元素），仍是流於既定程式的鋪排（類似一種上山學藝式的變奏，當然那是充滿港產片文本互涉的情味（屋邨表演與《大藍湖》及《師奶唔易做》的互通聲息），而推手搶拍一幕更遙向杜琪峯的《柔道龍虎榜》致敬），但角色成長的深度上仍未完全功。因為阿花重返Bona的備戰訓練，正好顯現出她的「中二病」又再度發作。導演透過 Rebecca 與阿花角色前的校園恩怨，清楚讓大家看到文本世界上那些黑白易位流動性， Rebecca 瞬間所為虛者轉為受虐者的角色，而當年阿花的所作所為正好等同狗咬狗的行徑——在公開場合集體欺詐沒有反抗能力的弱者：阿花在校園舞台上的醜化模擬 Rebecca，催化全體同學公開嘲笑的反動，而後者在後台全無反擊之力，在邏輯上恰好等同。所有所有讀者產生同感，而被害人全無還擊空間。以上正是導演用心經營，提醒觀眾對人物塑造要加以深思反省的一筆。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低頭族不理手機，不理其他。辦公室是工作地點，理應理頭幹好本分工作。但辦公室工作大多是十分靈活機動，並不像差利、卓別靈在電影《摩登時代》當工人那樣，被機器強迫勞動，不能有一分一秒的停歇。因此，也造就了不少低頭族。特別是「些工作並不十分緊張，需要「趕頭趕命」的工作崗位。有人便「忙中取樂」，不是在幹本行內事兒了。低頭族的出現，是科學發明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，改變了人際關係，疏遠了親情，增加了街頭危機。是好了壞，該如何評說？我是個老頭，但該不低頭。對玩電腦遊戲不感興趣，運用電腦的能力有限。要上網查資料，還得靠秘書。我也有一部蘋果牌的多功能手機，但我絕不上網。對該手機的功能應用極為有限，主要是打電話查電話號碼，必要時拍拍照片，聽聽音樂。實在是浪費了這部多功能的手機。其實我更懷念的是舊的一部手機，只供打電話之用，體積更小。但於我來說，已經足夠。我是保守的，科技進步於我何用哉！

百家廊 吳小彬